

名家专述

那两根青衣的水袖——读王亚彬和她的舞剧《青衣》

青衣是名词，水袖也是名词。

青衣的水袖在王亚彬的手中，那叠，那旋，那绕，那抛，水袖已是连接心的神经，团龙，扬袖，反收袖，片花……柔软的绸缎曲线，让一颗追逐自由的心，跟着袖尖到了远方之远。那人戏不分的戏痴筱燕秋在出与收之间，令青衣的水袖成了曼妙的动词。

一出舞剧《青衣》，王亚彬凭水袖漫步。

这是平生第一次看舞剧，就是这《青衣》，全场的观众如我，一起中了魔怔，生错了星球的筱燕秋，唤醒了同样生错了星球的我们。王亚彬是筱燕秋，也是灰尘满面的我们。原著《青衣》为上世纪末的汉语小说的杰作，疼痛依旧，这85分钟，令人窒息的，也是淋漓酣畅的，时光破碎，灵魂失落，魂兮归来的舞剧，因为王亚彬，为我们贡献出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痛的快乐”。

那么，王亚彬是名词，还是动词？

属于王亚彬的名词很多，比如把杆，还有那个舞蹈教室里的站在把杆最后的一个的9岁女孩。比如茧，女孩手中那磨出来的绒默的老茧。比如软尺，老师手中的量上身和腿比例的小软尺，她多么渴望长大。比如痠子，左脚那反复削去又反复长出来的“痠子”。比如右脚，她受伤的右脚错位的外踝。

就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她的重心与旋转，脱离地球重心的旋转，属于她的那双舞蹈的水晶鞋在什么地方？或许那时候，属于她命中的那两根青衣水袖还是北中国的风，古城北京上空的云，有诡秘的成分，亦有奖励的部分。但孤独永在。如同练功场劣质地板上刺入大腿后侧的黑色木刺，这孤独的，尖锐的木刺，需要她对着镜子咬牙拔出。

当然也有小小的动词，比如跌跟头，“我低头看看我的腿，像极了梅花鹿，一只满是青紫的梅花鹿”。比如减肥，“每个周一都要称体重，谁胖了，那接下来等待她的是午日阳光下持续地奔跑和喋喋不休的训练，直到磅秤再回到那最瘦的那个位置。每个人都渴望轻盈、轻盈再轻盈，像一片纸，一片树叶、一张书签。”比如拉扯，“我像我自己小小领导者，指挥着自己跑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有种轻微的、淡淡的被自己拉扯大的感受”

属于她的名词和动词实在太多了，生命该如何寄托？“面对生长，我们推出问题：生，我们从哪里来？长，我们要到哪里去？”王亚彬索性把老茧、淤青、色斑等这些名词称之为“岁月的包浆”。各种荣誉、演出，2009年的王亚彬如《阿飞正传》中永远飞翔在空中的鸟，成立了“亚彬和她的朋友们”“亚彬影舞工作室”：“我不想像商



芦笛声声思 念

有些思念 一念就是多少年 就像那埋在平原的时光 无声无息 却永不停歇

有些人儿 一去就是多少年

就像那船儿离开码头 悄无声息 再也没回头

有些词儿 一叫就是多少年 就像那锁在记忆的院子 无法再叩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乡村振兴之三十 栽秧

“六月里来栽秧忙，我们姐妹齐下趟，栽下青秧一行行，秋收稻谷堆满仓。”秧田里，响起了栽秧号子。

棉花栽下去了，麦子卖完了，男人和女人，都一门心思转到了栽秧上。

生产队栽秧，主角几乎都是清一色女人：十几根秧绳放好了，田埂上那些束着上衣、卷着裤管的女人从上趟开始，依次而下，一个个逆到了水田里。她们弯下腰，解开秧把，点豆似地栽了起来。

所谓上趟，就是栽插这块田中第一趟秧的人。栽上趟秧的人不仅快行要栽得直，秧棵栽得匀，更要栽得快，让所有栽下趟秧的人赶有目标，栽上趟秧的人，就是栽秧队伍中的标兵。

栽秧第一天，大家都很新鲜，感到十分的轻松。赤裸着的双脚埋到松软温润的水土里，脚心痒痒的，还渗透着丝丝快意。她们左手握秧分苗，右手则不停地在水中点插。她们双手栽秧，双脚后移，协调一致。虽然她们不会站起来看着谁前谁后，但低着头的眼睛的余光总会瞄着左右的同伴，谁都不想落后，很快，她们的面前，铺开了一大片绿青青的秧行……

栽秧，是一件很讲究规范的农活。根据水稻的品种，每个人每栽一趟秧，先用固定的秧尺在田埂两端放好秧，然后用秧绳平行拉直，在每个秧趟里，又规定了每个人只能也必须栽行秧棵；在秧苗与秧苗之间，又有相对固定的行距和株距。晚上收工时，生产队长根据每个人所栽的秧趟记给工分。

栽秧的人最喜欢栽那种藕和酥松的水田了。耕翻过的麦田，经过几天的毒太阳一晒，猛然上水，所有的土堡都会瘫塌为烂泥，再经水牛用漫盖一拖，平展展的，松软软的。秧手们在田埂这种藕的泥土中栽秧，会感到十分的舒心意。她们栽秧的手，如同绣娘在画布上绣花一样得心应手，此处栽下去的秧苗也易活易长。

一个栽秧的好手，无论栽上多少天，弯腰栽秧时，她会始终低头悬空，左手传秧，右手栽插，接连不断；而刚刚学着栽秧的人，时间长了，为了减轻腰部的酸痛，她会用拿着秧把的左膀支撑在左腿上，用右膀支撑在右腿上，很笨拙地栽插着……一个人从不会栽秧到可以跟着上趟，其间不知要流淌多少汗水，忍受多少酸痛。

除了女人，乡民中也有男人会栽秧的，只是，在生产队，这样的男人太少，男人通常去挑秧，分田到户后，几乎每家的男人都学会了栽秧，仅仅是栽秧栽慢，栽多栽少而已。

栽秧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过去，大片大片的的水田变成了—轴轴绿油油的画卷。但是，栽秧的女人们全然没有了当初那种新鲜的感觉了，有的只是腰酸腿疼，是身心的疲惫和厌倦。长时间在水田里浸泡，女人们的手指肿胀了，皮炎附随了，脚丫间也开始溃烂了……可是，每一个女人谁也不会偷懒在家歇上半年，她们知道，远处那一块块已经上了水的水田，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她们呢！于是，在这顽强的坚持中，在这雁群一样的队伍中，就会时不时传来几句轻轻的吟唱：“六月里呀是农忙，起早带晚去栽秧。风吹雨打日头晒，苦呀累呀脚底埋……”这时的秧歌，更像是排遣困苦时的自言自语，它是那么的低沉和忧伤。

栽秧的日子越长，就越需要大家的同心协力。于是，就出现了“接趟”——一趟秧栽下来，先结束的会在栽得慢的人的后面帮着栽上一段秧，她帮我，我帮她，自然鼓舞了这支雁群队伍整体的士气，保证了栽秧的整体推进。

天有不测风云，刚才还是晴空碧日，眨眼间，东南方卷起了阵阵乌云，天空中响起了声声闷雷。“轰隆隆”，伴随着闪光交错的雷电，暴雨倾注而下。顷刻间，弯腰栽秧的女人浑身湿透……

雨过天晴，遥望田野，已是满眼碧绿。



桥与桥

紫燕归来

二月春风似剪刀，剪出了明媚日光，剪出了依依杨柳，剪出了呢喃紫燕。

至今还记得呢喃紫燕在春天里，站在我家屋檐下，面对我们在呢呢喃喃地说着什么。我们只是觉得好可爱，妈妈却说，燕子又要到我家抱小燕子了。她接着说，你们仔细听听，燕子在打招呼呢：“不借你家粮，不借你家草，借你家房梁抱小鸡。”细细听来，还真像是说的这些话，特别是最后的“抱小鸡——”拉得很长。我们当然欢迎燕子来我们家抱小鸡。其实家家都欢迎燕子借房梁抱小鸡。乡间有个习俗，认为有燕子借房梁抱小鸡，是个吉利。说明这一家不会遭灾。试想，这一家倘若遭到灾害，住在窝里的小燕子不就跟着遭殃了？燕子就是有这能耐，它会测算到谁家吉利，就到谁家借房梁抱小鸡。所以燕子到来，让家里人满心欢喜。

借得房梁抱小鸡，一对紫燕便忙碌起来：去衔泥，选用黏和的；去衔草，选用柔软的。当黏土粘牢房梁以后，紫燕就交替将柔软的草与黏和的泥，一层又一层地涂沫在一起。看似绅士般的紫燕，虽然依旧穿着燕尾服，可这时却是满嘴的泥巴，满嘴的草屑。“春燕衔泥”这句成语就是把这种辛勤劳作在人们记忆之中。燕子就是有这等精神，不辞劳苦，不怕艰辛，重复着、重复着、又重复着。春燕衔泥并不是简单重复的劳动。燕子早已有了自己的设计：燕窝要做成半圆形，这样利用空间大，可以住得下五六只小燕子；燕窝要做得浅浅的，这样便于小燕子趴到外面，便于喂食。浅浅的燕窝还便于小燕子转过身体，向外排泄，不至于把小小的燕窝弄脏。浅浅的燕窝，还有一个考量，就是不给小燕子营造安乐窝，逼着它们早早地站到外面，学会展翅，学会飞翔。

10天！仅仅用去10天！一对紫燕起早贪黑，终于将孩子的摇篮营造成功。当燕窝牢牢依附在房梁之上，母鸡产卵，然后孵化。公燕飞来飞去在一旁照着，还替换母燕外出觅食。小燕子刚孵化出来就会张开大嘴要吃食。人们常说的黄口小儿，原本就是说的的小燕子。小燕子长着黄黄的大大的嘴巴，仰天一呼叫，占据大半个脑袋。嗷嗷待哺的小燕子没有牙齿，喂它虫子，它囫不碎；公燕母燕同样没有牙齿，捉

春寒料峭，但阳光一天增似一天的强。迎来了水、青草、花。这是树的春天，也是人的春天。

每年春天的到来，都仿佛比以往任何一年的春天要灿烂、鲜艳。

鸟儿“叽叽喳喳”地鸣叫，落户在我家窗檐上。飞得低些的要胜过飞得高的，飞得高的想飞得更高。轮番交替。忽然，一声吱叫，凌空飞翔，目及蓝天白云之外。

窗台上的花，一下子焕发生机，争相斗艳，灿烂的红，碧绿的绿，甜蜜蜜的粉。尽情地向出走，耳得之为声，目遇之为色，心有无限欢悦。

沧浪河水缓缓流淌，“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

我几十年一直住在乡下。小河、田野、农人。农人每天扛着农具到田野外。小猫，小狗在脚前脚后，每户人家都有猪圈、羊圈。他们除了在田间劳作，收工时刻还需带着青绿的鲜草回家。春天的到来，猪圈里有阳光，胖乎乎的猪在阳光下晒太阳，小绵羊也在羊栏前“咩、咩、咩”地欢叫。

农人一脸棕红色，他们卷起裤腿，站在水田里，牵着牛犁着地，做秧田。油菜花开满渠边河沿田地，泼洒下大片大片金黄黄的油彩。花静静地开，花香轻轻地飘，在风里淡淡的，似云朵儿般柔软。

水面清澈河水转暖，细小的鱼儿游来游去，青鳊还没有散子，河蚌此时最鲜嫩肥美。这些都是饭桌上最好的佳肴。这些都不需要花什么钱，农人们自有捕捉它们的妙招。

有那么一天，我来到开满油菜花的花

唱功非凡”蓝喉歌鸲

那年冬天，雪下得越来越大，像是没有尽头。

囚在家里看电视，翻闲书，无聊地打发时间的我像是丢了魂。

朋友圈里大家都在晒雪景，而这一切似乎与我无关。

对爱鸟的人来说，每发现一种新鸟种，绝对是一件非常喜悦的事情。前些日子，我在乌巾荡拍鸟，灌木丛边一闪而过的精灵被我的相机抓了个正着，师傅老王告诉我，你拍到“好鸟”了。

兴化乌巾荡风景区有许多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而又多见的鸟类，普通秧鸡、震旦鸦雀、大麻鸨等常吸引全国各地的鸟友前来拍摄。

所谓的“好鸟”名字叫“蓝喉歌鸲”。小家伙腿好像有点毛病，在河边的灌木丛里出没。自打发现这个小家伙以来，师傅老王和我天天来看它，给它带虫子吃，没几天这只蓝喉歌鸲开始精神起来，整天蹦蹦跳跳的，在灌木丛穿梭，时而登上芦苇枝头仰望，时而飞到地上抖翅捉虫。它并不怕我和师傅，也许是“吃人嘴短”每天五元钱的虫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想起一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有虫子吃，它才不管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它乐于表演，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对我来说它就是一道迷人的美景，给我和师傅带来无限的快乐……

从百度里得知“蓝喉歌鸲”亦称蓝点颏，蓝桔芦鹀鸟、蓝膝、九圈颌、蓝颌、长脚青、蓝颏、点颏、蓝靛杠等，通称蓝颏儿。在分类学上隶属于雀形目、鹟科、歌鸲属。身体大小和麻雀相似。头部、上体主要为土褐色。眉纹白色。尾羽黑褐色，基部栗红。其特有的一圈彩色围脖，色彩斑斓，漂亮迷人。

蓝喉歌鸲性情胆怯，常在地下作短距离奔驰，稍停，不时地扭动尾羽或将尾羽展开，飞行甚低，一般只作短距离飞翔，不去密林和高树上栖息，在地面奔走极快。主要以昆虫为食，也吃植物种子等。

繁殖期为5月。每巢产卵4-6枚。卵有光泽呈蓝绿色。孵化期约为14天，分布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小家伙实在讨喜，白色眉纹，抖出一副小精气神儿，喉部一抹亮蓝，更是惹人爱怜心动。

蓝喉歌鸲、红喉歌鸲、蓝歌鸲称为歌鸲三姐妹，与百灵、画眉、绣眼齐名的中国四大笼养名鸟。它们的“唱功”非同一般，善鸣叫，善模仿，鸣声多韵而婉转，十分悦耳。堪称鸟家族中的“好声音”，英文称它为“夜莺”。它叫声特别，声音拉得很长，听到其他鸟叫时，会把叫声提得更高，以压倒对方为快。

鸟儿的歌声是世上唯一不加修饰音的旋律！蓝喉歌鸲的歌声优美，蓝色脖颈诱人，是北方盛极一时的笼养鸟。但是，野生蓝喉歌鸲在成为笼鸟前，会经历捕鸟器、丝网、毒药、羽毛染色、生黄上火等磨难，存活者不足十分之一。尽管喜欢养鸟的人千般心思地呵护，它依然是一只笼中鸟。

你可别以为鸟不懂，刚烈的它，笼中喂养的蓝喉歌鸲喉部远不如野外鲜艳，也许这就是对人类因禁它的无声抗议。

蓝喉歌鸲色彩鲜艳，叫声悦耳，受到笼鸟爱好者的追捧，因其生性胆小怕人，人工驯养较难成功，国家将其列为保护动物，禁止捕捉，但有闲散食财之徒，常常偷捕出售，每只公鸟市场非法价格已达上千元。

看着窗外，我多么希望雪能停止，此时鸟儿兴许在呼喊着我和师傅，期盼着我们能带些虫子给它呢！

